

我心在高原

丁 方



丁方

WOXINZAIGAOYUAN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我心在高原

丁 方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心在高原 / 丁方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4.11

(艺术人文)

ISBN 7-108-02197-8

I. 我… II. 丁… III. ①丁方—自传②油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 K825.72 ② J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6847 号

责任编辑 汪家明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制 作 薛 宇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10.75

字 数 40 千字 图 片 110 幅

印 数 0,001—4,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目 录

叩开绘画艺术之门 /1
在黄土高原上 /10
高原的心灵之光 /21
大地上的生存 /32
素描的诗歌 /49
从高原到城系列 /65
在圆明园画家村 /81
悲剧艺术之美 /91
市场大潮与荒野的呼喊 /102
母土的力量 /115
精神与画语 /123
附录 /139

叩开绘画艺术之门

大致每个人在童年时，都有一个突然告别连环画而开始喜欢文字的阶段。清楚地记得，是七岁那年的一个酷热的夏天下午，我在翻父亲的书柜时，《左传》、《史记》典雅而高古的封面深深吸引了我，朦胧地感觉到这里面一定蕴藏着宝贝，于是便一手捧书，一手翻字典地看下去。书中的一个个深沉卓绝的故事，使我对中国历史以及产生这伟大历史和人物的土地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憧憬。自那时之后，自己似乎一下子变得会画画了，于是，临摹《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古装连环画成了获得童年快乐的主要方式之一。

1967年，那场荡涤中国社会各个角落的政治运动使我不得不远离了上述的一切，通过临摹连环画而发展起来的少许绘画才能都被用到教育革命题材的黑板报上去了。终于在1978年的秋天，我通过一番艰苦的努力而踏进了南京艺术学院的大门，那个潜藏在心底的夙愿终于得以落脚。我轻声对自己说：终于熬到用画笔去重温童年的梦想的时候了！

记得在南京艺术学院的大学本科四年的一千四百六十天，几乎都是拼命画画、狂热读书。白天画了一整天素描后，晚上同学们挨个轮



长发姑娘 素描 1979年



梳马尾辫的女青年 素描 1980 年
在大学我受过严格的基本功训练。这幅素描反映了简洁平正的造型和笔法。对古典大师们造型的趋近，是我始终向往的境界。



坐着的人 素描 1980年

当这个模特儿坐在我面前时，我感受到一种根植于血肉之躯深处的金字塔形构成。在某种意义上，可将这幅素描看作是在做两件事情：在刻画模特儿的形象特征的同时，构建人的主体精神世界。

隐秘在石窟中的暗语，被穿过尘土的年轻目光轻读。1979年与同学在栖霞山石窟（左二为丁方）。



流做模特儿接着再画；世界名画册借不到，就设法翻拍一些照片，躲在宿舍的蚊帐里揣摩或临摹至深夜；还有就是通过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的朋友借出来一些文、史、哲方面的书，进行精读和摘录，总之，学习的热情达到了一百度的沸点，恨不能把“文革”期间被耽误的时间一下全都捞回来，一头撞进艺术的殿堂。但我直到踏上黄土高原之后，方才获得了真正叩开艺术殿堂之门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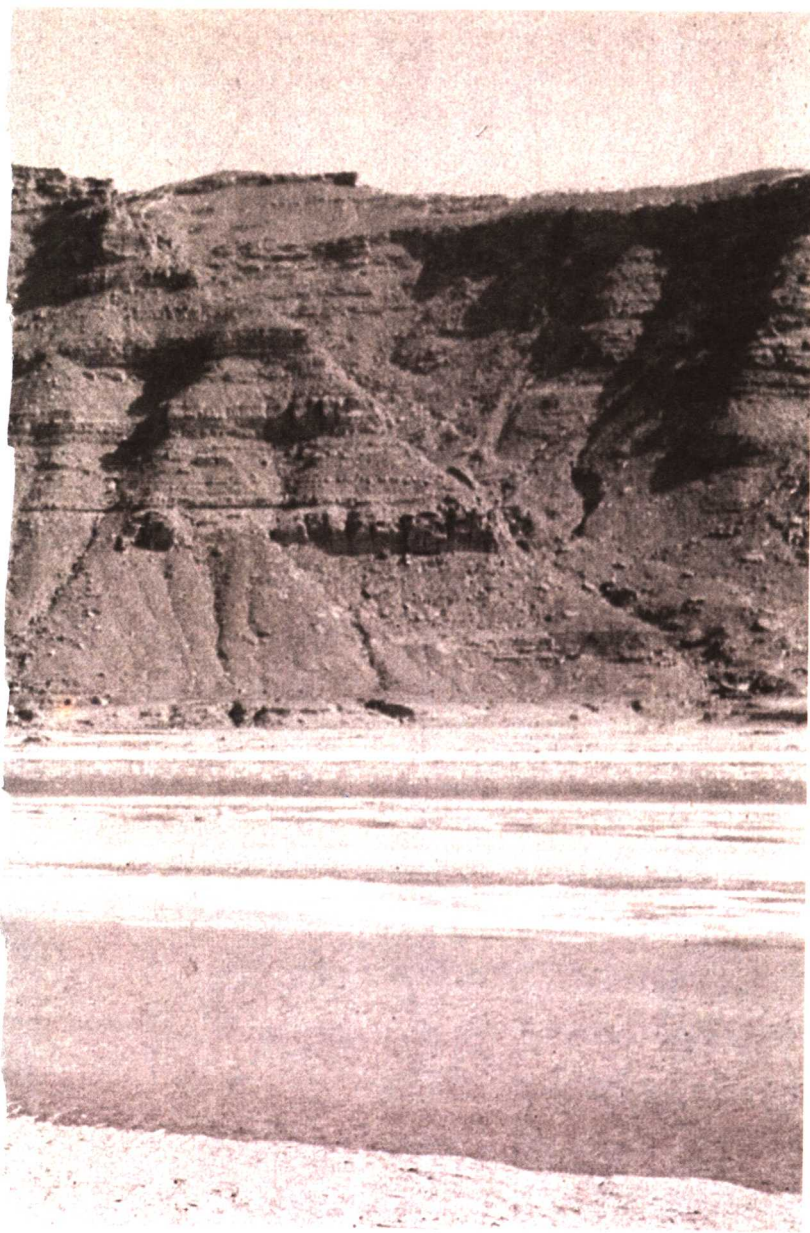
可以这么说，踏上黄土高原对我的艺术而言，是一个决定后来所有决定的原始决定，它不仅勾索出童年在那里生活过的一段经历，更重要的是，它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人文地理特点，对我的艺术追求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黄土高原的深厚使人心颤，它的贫瘠更令人心



自画像 素描 1981年
对艺术真谛的追求,使我学会了用另一双眼睛
去观看这个世界。

寒；然而，在这贫瘠的土地上，人们对苦难的忍耐力、坚忍的生存勇气以及劳作的永恒身影，深深地烙在我内心底处，并留下挥之不去的印记。我在黄土高原上得到的最为朴实的启示是：艺术的脚步是从生活中走出来的。或者可以这样说，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个体的人必须返回其精神母土，因为只有获得蕴藏于大地深处的力量，才能使得我灵魂真正地上升，才能使本我色彩浓厚的地域性艺术具有人类的普遍意义。





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终于在一个充满冷雾的清晨，天际间柔和的光辉，平息了我几近疯狂的思绪。在漫漫长夜中潜伏于大地深处的怜悯之心，如今已在白昼苏醒，并被赋予了新的形体和力量。1981年在佳县黄河。

在黄土高原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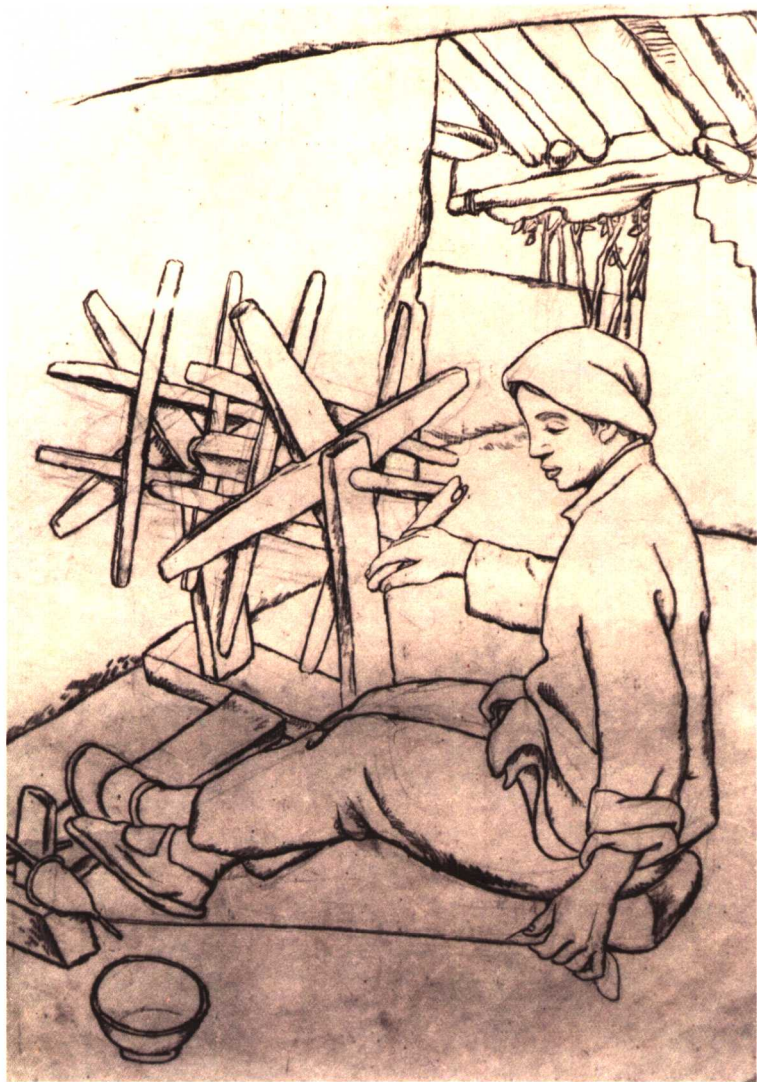
黄土高原又大又高。那儿天高、地阔、水少、土厚。那里的墙都是用土夯出来的，从来不用砖砌，因为夯实的土甚至比砖还要结实。同样，那儿的人也像土地一样结实。

天刚破晓，庄稼汉们便驭着牛儿开始下地干活，响亮的吆喝声不断透过初春的晨雾传向远方。农妇们则在忙完了家务活后，悠然地坐在古老的木机前纺纱织布，每家每户都在响着“唧、唧、唧……”的机杼声。那儿的水很少，为了生存，人们要打很深的井。当然这些活儿都得由壮汉和小伙子来干，因为那里的土结实得一镐下去，只能凿开一点点。在我的眼中，他们结实的脊背与远处丘壑起伏的山体非常相似，只不过一个是在活动着的山体，一个则是沉睡中的脊背。这种蕴涵于辛劳中的朴素而永恒之美深深吸引了我。不，它超越了美，而是一种从质朴单纯中透露出的人性的伟大。

我常常身背画箱，在宁静的村庄里徜徉。四周静悄悄地，偶尔有一两声鸟儿的啁啾划过长空。远处又粗又高的树下有几个孩子在玩耍。我轻轻地坐下。一瞬间，感到铅笔、画纸竟成了如此心爱的东西，就仿佛是树旁孩子们玩的“抓石子”游戏中那磨得光溜溜、温乎乎的小



回家的路上 素描 1981年
天晚了，该回家了。人们有说有笑地从地里回来，脚板在土道上踏出“嘎、嘎”的声响。



纺纱 素描 1981年
农妇们在忙完了家务活后，纺纱织布，每家每户都在响着“唧、唧、唧……”的机杼声。



打井的人 素描 1983年

为了生存，人们要打很深的井。当然这些活儿都得由壮汉和小伙子来干，因为那里的土结实得一镐下去，只能凿开一点点。他们结实的脊背与远处丘壑起伏的山体非常相似，只不过一个是在活动着的山体，一个则是沉睡中的脊背。